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四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輕率

乾封初詣闕上宸遊東岳頌時東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頌諸王鬪雞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糴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卽日斥勃不令入府

唐書王勃傳

王勃高宗乾封初上東岳頌及乾元殿頌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諸王以鬪雞爲戲勃作檄英王糴文高宗聞

之曰迴車朝歌不踐勝母者惡其名也勃之此文恐成

交構之漸斥勃不令入府

冊府元龜

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觀察使王緯奏其事

德宗不省及後頓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

官由大理卿遷陝統觀察使自以爲得志

唐書于頓傳

柳子厚記其先友於父墓碑意欲著其文雖不顯其交游皆天下偉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見其長者可矣反從而譏病之不少貸何也是時子厚貶永州又喪母自傷其葬而不得歸也其窮扼可謂甚矣而輕侮好

譏議尙如此則爲尙書郎時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貴重者蓋其資如此云

聞見後錄

楊歸厚爲左拾遺元和七年八月己丑延英宰臣對訖歸厚次請對時憲宗坐久宣令後坐日對來歸厚堅辭固請宰相諭之不退帝乃召見歸厚首論中官許遂振次力詆宰輔皆過激切然而自銜求試其詞甚繁逾刻而罷十二月丙申勅左拾遺楊歸厚可國子主簿分司東都歸厚好矜誇敢言前請對時帝怡色優假之歸厚謂已得君已深自貢直誠章疏詞述或過差舊例卿士

婚嫁多借郵遞院於京尹府縣亦爲之設具歸厚將娶婦謂已官處近侍當動以聞率然奏請帝責其輕肆遂

黜焉

冊府元龜

翱自負辭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

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

唐書李翱傳

舊史敬宗紀李翱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謂翱爲韓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可謂直矣

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

困學紀聞

貶刑部員外郎舒元興爲著作郎元興累上表請自效

并進文章朝議責其躁進也

舊唐書
文宗紀

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元興自負才
有過人者銳進取大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
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位
於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
貞而無因人又不露所蘊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
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
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
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

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卽出示宰相

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

新唐書舒元興傳

畋以德望先達淪滯久之旣冠禁庭當爲宰輔因謝承旨自陳曰禁林素號清嚴承旨尤稱峻重偏膺顧問首冠英賢今之宰輔四人三以此官騰躍其爲盛美更異尋常豈謂凡流繼茲芳躅臣所以憂不稱承旨之任也至若繼劉瞻之愼密守保衡之規程瀝懇事君披肝翊聖以貞方爲介冑用忠信作藩籬丹青帝文金玉王度臣亦不敢讓承旨之職況沉舟墜羽因聖主發揚有薄

藝微才受鴻恩知遇再周寒暑六忝官榮由郎吏以至

於貳卿自末僚而遷於上列其切於大用如此

唐書鄭畋傳

崔咸舍人嘗受張公之知及懸車之年公與議行止崔時爲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公便令製表表上值無厚善者而一章允請三數月後門館闐寂家人輩竊罵之公後亦悔每語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

年郎議之

幽閑鼓吹

崔沆及第年爲主罰錄事同年盧彖俯近關宴堅請假往洛下拜慶旣而淹緩久之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彖

以雕幃載妓微服韞鞬縱觀於側遽爲團司所發沆判
之畧曰深攬席帽密映羶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
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撫言

陳磻叟者父名岵富有辭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嘗注
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內道場僧
進經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質短小長喙疎
齒尤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騁辯雖接對相公旁
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爲道士隸名於吳
天觀咸通中降聖之辰二教論義而黃衣屢奔上小不

擇宣下令後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爲主論自誤引涅槃經疏磻叟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敬初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旣而錯愕殆至顛墜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紫衣一襲磻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上聽云磻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頗思理一邑以自効耳於是中旨授至德縣令磻叟莅事未終考秩拋官詣闕上封事通義劉公引爲羽翼非時召對數刻

礪叟所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城家可
以贍軍一二年上問邊城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旣
而大爲巖恚怒翌日勅以礪叟誣罔上聽訐斥大臣除
名爲民流愛州礪叟雖至顛蹶輒不敢以其道自屈素
有重墜之疾厯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堦廡所至無不仰
止及巖貶礪叟得量移爲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
後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礪叟待以巡屬一州佐
耳礪叟泐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吏書云已出無禮之
鄉漸及逍遙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餘輩移牒

潭鄂追捕磻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爲隄防旣而爲卒伍
所陵全家沂漢至賈壘後門三十餘口無噍類矣

撫言

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
人貶洗馬而卒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常任祠部員外時
李系任小儀王堯任小賓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
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旂堯遽請下句昭緯應聲答
曰上李系而下王堯小人行綴聞者靡不洪哂天復中
自臺丞累貶澄州司馬中書舍人顏堯當制畧曰陵轍

諸父代嗣其凶

撫言

全唐文紀事

卷六十四

六

顏給事堯謫官沒於湖外嘗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容物其誌詞云寓於東吳與吳郡陸龜蒙爲詩論之交一紀無踰龜蒙卒爲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其後卽故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展二君於堯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攜手過市見利卽解攜而去莫我知也復有吏部尙書薛公貽矩兵部侍郎吳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撰三君子者余今日已前不變不知異日見余骨肉孤幼復如何哉

北夢
瑣言

崇魯與崔昭緯相善昭緯恃邠岐之援讓能旣誅之後

權歸於己昭宗師李谿爲文懼居位得寵則恩顧漸衰
乃私與崇魯謀沮之及谿宣制之日出班而哭由是谿
命不行谿自十一月初至歲暮聯上十表訴冤其詞詆

毀所不忍聞

唐書劉崇魯傳

羅隱謝裴延韓詩卷云澤國佳人唯粧半面營邱辨士

何用空寵其浮薄如此

唐詩紀事

李建勳爲宰相上章改時政許之建勳密表曰制置大
事若可以臣下請是以善歸己以過歸君也請宣中旨
行之表未報而建勳命中書舍人草創給事中常夢錫

奏建勳專造制書烈祖大怒

馬令南唐書

建勳

李建勳

鎮臨川方與寮屬會飲郡齋有送九江帥周

宗書至者訴以赴鎮日近器用儀注或闕求發於臨川

建勳無復報簡乘醉大批其書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

無閒物可應官憑君爲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南唐

近事

何澤爲太僕少卿致仕長興四年八月自河陽遣婢宜

子投匭上書請立秦王從榮爲皇太子澤前任吏部郎

中舊曾與宰相趙鳳使府同院爲判官因是舊數泣告

於鳳求爲給諫鳳怒其躁佞除授祕書少監堂吏有姓
何者私報澤澤卽稱新授祕書少監臣澤上章訴屈大
畧云臣伏尋近例自郎中拜給諫者卽崔攄張延雍皆
自郎官拜諫議況臣在郎署粗有勤勞無罪左遷有同
排擯事下中書宰臣執奏何澤新命未下便敢稱謂不
知澤何處授此官位誣弄朝綱法當不敬繇是命太僕
少卿致仕退居河陽澤性好內侍婢十餘凡公私請託
多令諸婢出入至於掌闥待客輒無形迹旣久退居心
嘗鬱鬱年七十餘求進未已旣見從榮位望隆盛帝又

多病自素與執政私憾欲報仇於一時卽令婢宜子詣
闕投匭上章大畧曰立儲之事人所難言內外大臣不
忍輕議臣所以冒死以聞又云臣前在班行不求致仕
乃是宰執抑臣屏退所以不盡臣才明宗覽澤表不悅

冊府
元龜

浮誇

高昌之役以行本爲行軍副總管率眾先出伊州未至
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
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而去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

姜行

舊唐書

本傳

勣李

嘗合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

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

不得入萬頃坐是流於嶺外

唐書元萬頃傳

此好事者誣衛公而爲之書詞可笑而唐劉餗言衛公

訴神且請告以官位詞色抗厲后有聲曰僕射好去顧

不見后果如言以此觀之真有是書耶

唐李靖上西岳書

石

墨鐫華

代盧從愿爲工部尙書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至州於

恒嶽廟中立頌嘉貞自爲其文乃書於石其碑用白石爲之素質黑文甚爲奇麗先是嶽祠爲遠近祈賽有錢

數百萬嘉貞自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

唐書張嘉貞傳

均丞相之子也說最鍾愛其情見於岳州別均之詩說爲丞相知官考均時任中書舍人特注之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子義不務私至於潤色王言彰施帝載道參墳典例絕功常恭聞前烈尤難其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上下均能文爲大理卿祿山盜國爲僞中

書令免死流合浦

全唐詩話

拜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
器聖朝不容辭旨迂誕肅宗令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尙
書顏真卿同訊之陟因人奏曰杜甫所論房琯事雖被
貶黜不失諫臣大體上由此疎之

唐書韋陟傳

天寶四年撰黃素文於內道場爲民祈福其文自飛上

天空中云聖壽延長

南部新書

中南樓觀宗聖觀尹喜宅也元宗夢老子真容得於此
玉真公主爲道士居於此故此碑述夢事以及玉真歸
美唐室倉部郎中戴璇撰序戶部郎中劉同昇撰頌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書稱曾孫爲璇也然則碑云天寶元年建不知追成頌序之日而稱乎抑亦

當彼時乎

唐元元靈應頌碑

石墨鐫華

右唐雲門山投龍詩北海太守趙居貞撰序言天寶元默歲下元日居貞投金龍環壁於此山有瑞雲出於洞中有聲云皇帝壽一萬一千一百歲蓋天寶中元宗方崇尙道家之說以祈長年故當時諂諛矯妄之徒皆稱述奇怪以阿其所好而居貞遂刻之金石以重欺來世

可謂愚矣

金石錄

員半千之取名謬爲應運五百者碑文殊不稱可笑碑
敘文操游太白觀異像以爲奇蓋太白名山至今多見
靈異不足奇也至謂老子降於壇間萬衆共覩則近誕
矣

唐宗聖觀主
尹文操碑

石墨鐫華

唐撫言載任華上嚴大夫牋上京兆杜中丞書上頃中
丞書辭京兆尹賈大夫書雜引辟陽侯朱建潘安仁孫
秀嵇叔夜鍾會平原君璧者等事其詞傲慢無禮至云
禍患之機怨仇之府豈在利劍相擊拔戟相撞哉其亦
在乎詞色相於拜揖耳又云君猶惜馬蹄不顧我況有

請美人頭者豈復得哉華有寄李杜長句各一篇語頗
狂易觀此數書亦唐末李山甫姚巖傑之流江湖遊士
之狡猾者耳蓋天寶盛時已有此風不至唐末而然矣
居易錄

逢吉待茅彙尤厚嘗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爲自求僕
當字足下爲利見文字往來其間甚密

唐書李逢吉傳

驚屬文下筆輒成浮艷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蕪猥然

盛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

新唐書張鷟傳

沈亞之作湘中怨云鄭子況爲岳陽太守因上巳日挾

家登岳陽樓下望鄂渚鄭追想汜人俄有所見聞汜人
歌曰沔青山兮江之湄沔湖波兮裊綠裾意拳拳兮心

莫舒舟中人作歌非樓上之人所能辨

岳陽風土記

虢州刺史王顏撰華州刺史袁滄籀書其作銘在貞元
十一年九月至十七年韋諷復書識其後以籀爲篆蓋
古者均謂之篆至秦始皇殆以史籀所書爲籀不足異
也其曰得玉石佩於原上地深四尺得獲之黃帝去今
六千四百三十年謂此上升時小臣遺墜物也此則怪
矣然原上非人迹所至佩藏土下當時不得不異其說

全唐文紀事

卷六十四

三

以黃帝爲六千年者緯書也三皇遠矣後世推考不得其序史記雖斷自黃帝然歲月尤謬誤而緯書之說又皆臆決安可信哉但言者欲引以自神則增多奇怪亦

其常也

鑄鼎原銘

廣川書跋

唐時好道歷久不衰庸臣貢諛遂有表上玉珮之事而立碑以紀亦可慨已

軒轅鑄鼎原銘

金石萃編

碑云中宗復政崇朝而復鹹大歷陰霖巨漲而不淡蔣鎮傳鹽池爲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韓滉慮鹽戶減稅詐奏雨不壞池池生瑞鹽當時固以欺飾爲之而踵事者

又勒之頌詞以長其僞然則敖之文雖贍諛固非實也

鹽池靈

授堂金石跋

慶公碑

鴻墀

謹案金石萃編此碑陽爲頌陰爲記頌爲崔敖

撰韋縱書并篆額記爲劉宇撰書頌刻於貞元十三年八月廿日記刻於貞元十三年七月二日是記先刻矣然記內已言有崔君之頌恐其頌或有闕乃命山客重紀於碑云重紀又似記爲後出者而乃先刻之何也鹽池靈慶公神祠在山西解州安邑縣山西通志云池神廟在鹽池內唐大厯十二年建十三年

韓滉奏解池產瑞鹽請置神祠賜號曰寶應靈慶池
神曰靈慶公張濯撰記貞元十三年修太常博士崔
敖撰頌貞元十七年四月知解縣池陸位安邑池韋
縱立池神祠頌碑崔敖撰文據此則似崔敖撰頌在
十三年立碑在十七年敖又別爲撰文然此碑有頌
并序而別無他文實是十三年建無十七年字通志
語所未詳也韓滉奏瑞鹽卽碑所謂先皇帝薦靈慶
以號神索氤氲而建廟粒重英以表稔花四出而呈
瑞據碑則建廟在前瑞鹽在後通志語亦不合碑陰

有舊宮僻在幽阻是用遷置於斯之語則是遷建非重修也但未詳舊址所在通志則云廟在鹽池內貞元十三年修而不言遷建亦與碑不合碑陰云元老韓公滉之總邦賦以大醜之功康濟是博請加禮秩於是冊爲靈慶公舊唐書韓滉傳大厯六年改戶部侍郎判度支此卽總邦賦之時也傳不載奏請封靈慶公事惟云大厯十二年秋霖雨害稼諸縣損田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卽碑所謂窮霖巨漲而不淡也碑敘摧鹽之制云皇家不賦百三十載元宗御國

五十年嗣聖受命却獫狁於絕漠走昆夷於窮荒調
發之費軍實不足遂收鹽鐵之算置榷酤之官是榷
鹽始於代宗時也碑云臬之爲畦醴之爲門又云兩
池官吏及畦戶等請立豐碑河東鹽法有畦地畦戶
其名始見此碑

按柳文送僧浩初序儒者韓退之與予善嘗病予嗜浮
屠言訾予與浮屠游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
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屠浮屠誠有不可
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

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
皆有取焉浮屠者反不及莊墨申揚之怪闢險賊耶曰
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
賊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取者與易
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
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桑而活乎人若是
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
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
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變官不爭能樂山水而

全唐文紀事

卷六十四

圭

嗜安閑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綬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屠游以此今浩初閒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綬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之何如也韓柳並稱而其道不同如此故

附見焉

韓愈送
文暢序

文章正宗

柳宗元爲呂溫誄云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

平呂君卒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哭者
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於神
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於北南舟船
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觀於今也蘇子瞻謂
宗元敢爲妄誕居之不疑如呂溫之卒云二州人哭逾
月客舟之道於永者必呱呱然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
得之蓋以溫特八司馬之一耳柳又其黨其言不足取
信於世也予觀溫知衡州時送毛令絕句曰布帛精粗
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屬雖是蒲鞭

也莫施其愛民之心發於言語乃如此溫之爲政視他人蓋必有可觀而足感乎人者後人徒以其平生而不信之其所言又出黨人之口人益不信人之修身養誠意平生不可不謹蓋爲是宗元之誅乃曰君之志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其存也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之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重若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爲偉

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其祭文又云君理行第一尙非
所長文章過人畧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所慟者
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
光之心云云柳之言且不見信於當世之人矣況後人
乎

餘冬
序錄

貶司農少卿李彤吉州司馬以前爲鄧州刺史坐贓百

萬仍自刻德政碑故也

舊唐書
敬宗紀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在

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困學
紀聞

歐陽四門集鋟版郡齋有年矣嘉定己卯郡士林彬之
爲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韓文公蓋亟稱之至黃璞
爲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妓一節觀者疑焉近歲黃君
介喻君良能皆嘗爲文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澡千載
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
君子將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
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雖然有一焉自世之學者離道
而爲文於是以文自命者知黼黻其言而不知金玉其
行余懼夫士之苟焉自恣者將曰四門唐名士也而有

此吾爲之奚尤則璞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既學者於無窮也乃刊二君之文如彬之請又附其說如此庶幾有補於萬一云

歐陽四門集

西山題跋

寶歷元年上有事於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翦時主役於御院忽於縣之西隅見一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道真皇帝過路汝速識之不然罪在不測翦惶懼領役人修之其處已陷數尺命發之則古井存焉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始悟神告默不敢告展轉傳布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宏規以事上聞上旣至宮朝獻

畢赴南郊於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於馬前蹈舞稱
賀遂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韋處厚撰記令起居郎柳
公權書石寘於井之上以表神異其名曰聖瑞感應記

乃賜翦緋魚袋

唐會要

東川處士柳全節習百家之言衣華陽鶴氅或呼爲柳
尊師又曰柳百經有子棠應進士舉才思優瞻見者奇
之開成二年上第後歸東川歷旬但居狎斜舊游之處
不謁府主楊尚書汝士楊公謂諸賓曰每見報前柳棠
秀才多於妓家飲酒或三更至暮竟未相訪社日必相

召焉及召棠至已在醉鄉矣柳每於東川席上狂縱日甚干忤楊公東川益怒爲書讓其座主高錡侍郎曰柳棠者兇悖嚚豎識者惡之狡過仲容才非夫子且膺門之貴豈宜有此生乎小宗伯曰某濫司文柄以副懸旄夙夜兢惶恐遭訕謗是以搜求俊彥冀輔聰明不敢蔽才與棠及第東川又書曰昔周公撻伯禽以戒成王也昌邑殺王式而怨霍光乎豈不由師傅之情爾興亡之道孔子先推德行然後文學焉吾師垂訓千古不易前書云不敢蔽才何必一柳棠矣若以篇章取之寧失於

何植王條也高公又復書曰唐堯之聖也不致丹朱之賢宣尼之明也不免仲由之害如其可化安有墜典伊祁九子盡可等於黃唐門人三千悉能繼於顏閔若棠者自求瑕玷難以磨滅其所忤黷尊威亦予謬舉之過也棠聞二君交讓不任憂惕又不敢遠申卑謝遂之劒

州王使君

雲谿友議

杜牧作李戡墓誌載戡詆元白詩語所謂非莊人雅士所爲淫言媒語人人肌骨者元所不論如樂天諷諫閑適之辭可概謂淫言媒語耶戡不知何人而牧稱之過

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揚予奪而人輒信之類爾觀
牧詩纖艷淫媾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新唐書取爲
牧語論樂天傳以爲救失不得不然蓋過矣牧記戡母
夢有偉男子持雙兒授之云予孔某以是與爾及生戡
因字之天授晁無咎每舉以爲戲曰孔夫子乃爲人作
九子母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其詭妄不言可知也

錄話

崔鉉元畧之子京兆參軍盧甚之死鉉之致也時議冤
之鉉子沆乾符中亦爲丞相黃巢亂赤其族物議以爲

甚之報焉初崔鉉雖諫官婚姻假回私事也甚雖府藏
乃公事也相與爭驛廳甚既下獄與宰相書則以已比
孟子而方瑄錢鳳旣朋黨宏大莫不爲之盡力甚出於
單微加以鉉亦瑄之門生方爲宰相遂加誣罔奏焉

玉泉

子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於茲新邑消息盈虛之運
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爲言謂
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興矣而以襄鄧

爲建都極選

困學紀聞

鴻臚

謹案唐經黃巢朱旼之亂安得尙有奢侈文物
朱朴之言華言耳其時趙匡凝在襄陽貢賦於諸道
中爲恭順故昭宗常欲往依之朱朴特逢迎而爲此
說非有關於氣運也

唐孟宏微郎中誕妄不拘又嘗忿狷擠其弟落井外議
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文波
古今常事與鄭諷鄰居諷爲南海從事因牆頽中郎一作
中夾入牆界五六尺一作丈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

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斜打牆夾入平生

操履率皆如是不遭擯棄幸矣

北夢瑣言

右唐薛平碑碑言平罷滑臺爲金吾嘗見二神人自天執節降庭中呼曰薛平還汝舊節公俯伏拜受及再爲滑臺以爲當之矣後爲平盧乃驗焉其事甚怪而唐史無之豈非妄歟

金石錄

宋齊邱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爲繒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畧云千秋載籍願爲知足之人九朶峯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也

西溪叢話

出齊邱爲鎮海節度使齊邱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中
主知其詐一表卽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
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

通鑑

侯翮成都人也風儀端秀善文辭尤工奏記表章素於
馮涓有恩涓力薦高祖辟爲節度判官掌書記終於其
官翮常上書高祖有云翮可以行修牋表坐了檄書其
自負如此

十國春秋

從榮命其寮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已所以平

一天下之意

唐明宗家人傳

後五代史

王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有盛名於鄉里而緘素以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風之鳥受賜於魯人也每於公宴但呼王緘而已十年從征幽州旣獲仁恭父子莊宗命緘爲露布觀其旨趣緘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此少之

舊五代史

鴻鼎

謹案契丹國志韓延徽傳延徽自契丹奔晉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嫉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

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

十九年

唐天祐

定州王處直卒先是處直自爲德政碑建

樓於衙城內言有龍見或覩之其狀乃黃幺蜥蜴也處直以爲神異造龍牀以安之又城東麥田中有羣鵲數百平地爲巢處直以爲己德所感識者竊論曰蟲蛇陰物比藏山澤今據屋室人不得而有也南方爲火火主禮禮之壞則羽蟲失性以文推之上失其道不安於位之兆也果爲其子都所廢

舊五代史
五行志

王保晦閬州人也雅擅文才酷無體式而辭致曉暢善

達人意旨高祖辟置幕府與馮涓同掌書記是時岐王

茂貞用王超賤奏言偽而辨

超有洋源集二卷

高祖絕愛之頗

以保晦與之匹稱曰二王

十國春秋

韓熙載字叔言少隱嵩山及至吳自狀云得麟經於泗

水授豹畧於邳垠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又云

失范增而項氏不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語多涉誇大

已而上格言五篇

宋史云乾德丁卯年五星連珠於奎是歲熙載著格言五卷自序其事云

魯無其應韓子格言成之人多笑之

手詔慰納熙載素高簡無所卑屈江

左稱爲韓夫子嚴續請撰其父可求神道碑遺珍貨巨
萬文旣成但敘其譜裔品秩而已續慊之封還熙載熙
載便却其贈宋齊邱自署碑碣輒求熙載書之熙載以
楮塞鼻曰文穢何堪也然性喜提獎後進見文有可采
者手自繕寫仍爲播其聲名

十國
春秋

韓熙載舉進士投書李鼎曰釣大鰲者不投取魚之餌
斷長鯨者焉用割雞之刀又云腰有劒而袖有鎚口有

舌而手有筆

類說

乾寧中駕幸三峯殷文圭者攜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於

勝內時楊令公

行密

鎮維揚奄有宣浙楊汴榛梗久矣文

圭家池州之青陽辭親間道至行在無何隨勝爲吏部
侍郎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乃上表
薦之文圭復擬飾非遍投啟事於公卿間畧曰於菟獵
食非求尺璧之珍鵲避風不望洪鍾之樂旣擢第由
宋汴馳過俄爲多言者所發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
及矣然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常以文圭爲證白馬之
誅靡不由此也

撫言

鴻墀

謹案十國春秋載文圭晚年急於貲財一日草

司空李德誠麻潤毫不至作詩督之爲時論所少

沈顏字可鑄知制誥翰林學士常撰太祖神道碑時人推爲鉅手順義中卒顏少有詞藻琴奕皆臻神境時人爲之語曰下水船言爲文精速無不載也性閒澹不樂世利常疾當世文章浮靡倣古著書百篇曰聲書凡十卷自序云孟軻以後千餘年儒者咸未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其誇誕如此又有解聲書十五卷大紀賦一卷登華旨象刑解時辨讒國諸文及宣州重建小廳

記行世

十國春秋

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龔初名巖
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
龔以應龍見之祥

後五代史
南漢世家

鴻墀

謹案五國故事曰乾亨九年八月白虹入三清
殿中頗懷憂畏會詞臣王宏欲悅巖乃以白虹爲白
龍見上賦以賀之巖大悅乃改元爲白龍十國春秋
宏爲白虹化白龍賦上之文采鉅麗辭旨暢洽又撰
昭陽殿賦亦見稱於時

李知損字化機大梁人也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時以

牒刺篇詠出入於內臣之門由是浪得虛譽時人目之
爲李羅隱世宗卽位切於求人素聞知損狂狷好上封
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卽命徵還數月之間日貢章
疏多斥譴貴近自謀進取又上章求爲過海使世宗因
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命除名配沙門島

舊五代
史本傳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四終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五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謏佞

臣伏見總章元年十二月四日詔旣清東寇將覲南岳
甫資元勳旋規大典伏惟皇帝陛下黼藻神器銜策睿
圖用天老之前機戮防風之後至爲而不恃懸寶位於
中宸卑以自居託靈符於上帝禮凝蒼壁瑞溢元珪紫
旻降祐黃祇叶矩微臣學不照古才不曠時窺宇宙之
神功覩郊禋之盛節時非苟遇懷雅頌而知歸道不虛

行想謳歌而有志豈與夫周傳考室裁稱棟宇之規漢
奏甘泉未息嬉遊之諷比興衰於前代較馳驟於同衢
而已謹憑天則輒貢拜南郊頌十章文不足奇意有遺

美臣誠惶誠恐謹言

王勃上拜
南郊頌表

王子安集

臣某言臣聞帝機無朕道洽則時離靈化不言功成則
頌顯伏惟陛下體元纂極模神建隧棟梁三氣庭階六
合松軒夜警杳冥姑射之心茅殿晨凝寥廓峒山之駕
臣霑風太上庇影華胥仰衢室而無階候襄城而有地
雖望卑平叔空勤景福之詞而文謝子雲願竭甘泉之

思謹憑天造輒貢九成宮頌二十四章攀紫墀而絕望
叫丹闕而累息臣誠惶誠恐謹言

王勃上九成宮頌表

王子安

集

勃本傳言麟德初數獻頌闕下今所傳者此篇與九成
宮乾元殿頌是也九成乾元皆萬餘言窮盡工巧乾元
頌序至頌皇后頌太子又陰頌諸王公主冀以媚后后
又雅好文詞然於勃漠不動意至鬪雞一檄而黜不旋
踵帝后可謂巨眼余於簡文菩提大法勃九成乾元諸
頌先嘗錄之後乃汰去曰汰簡文爲佛法懲妄語也汰

王勃爲文壇懲無恥也

王勃拜南郊頌

四六法海

碑書大似李衛公碑殘泐特甚中有云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阿難又有云銀青光祿大夫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又有云勇冠三軍掃定河汾等語其人蓋宦官而曰勇冠三軍得無濫美乎唐初開國宦寺爲公侯魚李之禍兆矣

唐將軍張阿難碑

石墨鐫華

臣子昂言臣聞昔周道昌而頌聲作遂能昭配天地光烈祖宗垂之無窮永爲代典伏惟神聖皇帝陛下闡元極昇紫圖光有唐基以啟周室不改舊物天下惟新皇

王以來未嘗覩也臣聞仲尼曰聖人丘不得而見之矣
又曰舜禹之有天下某不豫也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皆傷不得見大道之行而鬱悵也臣草野
愚陋生長休明親逢聖人又覩昌運舜禹之政河洛之
圖悉皆曰見幸亦多矣今者鳳鳥來赤雀至慶雲見休
氣昇大周受命之珍符也不稽元命探祕文採風謠揮
象物紀天人之會以協頌聲則臣下之過也有國彝典
其可闕乎臣不揣樸固輒獻神鳳頌四章以言大周受
命之事誠未足以潤色鴻業揄揚盛美亦小臣區區丹

憊之至謹輒詣洛城南門奉進塵冒旒冕伏表慚惶

上大

周受命 陳拾遺集
頌表

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云云武
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
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
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卽上言臣聞之於師云云后
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
以七驗諫止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
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

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俄遷右衛胄
曹參軍后旣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
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

新唐書陳
子昂傳

案陳拾遺詩語高妙絕出齊梁誠如先儒之論至其他
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未見其有以異於王楊沈宋
也然韓吏部柳儀曹盛有推許韓言國朝盛文章子昂
始高蹈柳言備比興著述二者而不忤則不特稱其詩
而已二公非輕以文許人者此論所未論本傳載其興
明堂建太學等疏其言雖美而陳之於僞朝則非所宜

史贊所謂薦珪璧於房闥以脂澤汗漫之信矣

文獻通考

陳子昂文集十卷詩賦二卷雜文八卷與陳氏別傳及
經籍志合子昂五言詩力變齊梁不須言其表序碑記
等作沿襲頽波無可觀者上大周受命頌表一篇大周
受命頌四章其辭詔誕不經又有請追上太原王者士
獲也

蠶尾續文無又有下十八字

此與楊雄劇秦美新無異殆又過

之其下筆時不知世有節義廉恥事矣子昂真無忌憚
之小人哉詩雖美吾不欲觀之矣子昂後死貪令段簡
之手殆高祖太宗之靈假手殛之耳

懽洋詩話

則天封中嶽半千撰封禪四壇碑十二首以進則天稱

善

舊唐書員
半千傳

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
爲御史上皇符一篇爲世譏謔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
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

一時學者取法焉

新唐書
李嶠傳

臣某言奉某年月日勅令臣撰洛圖頌伏以陛下聖烈
豐懿應期首出珍符炳鑠曠代罕聞雖臯繇歌虞伯禹
申歎其或生於今日尙不足以談天況臣涉學蓋淺揆

才多陋安可潤色皇化對揚神休竊讀古文幽尋舊式
言大道者莫先於典誥序以之生焉美盛德者莫近於
詩什頌以之成焉其辭婉而微其事簡而要今臣斟酌
前訓擬議鴻猷述洛圖頌一篇并序謹詣宣義門奉進
誠未能探索元奧憲章經書庶幾竭肝膽効塵露增日
月之末光偕天地而不朽斯亦微臣之願足矣臣拜手

稽首冒顏以聞

崔融進洛圖頌表

文苑英華

融爲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勅委之其
洛出寶圖頌尤工譔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

思苦神竭云

新唐書
崔融傳

明教坊龍興觀西南隅開府宋璟宅南門之東國子司業崔融宅璟造宅悉東西相對不爲斜曲以避惡名融爲則天哀築用思精苦下直馬過其門不覺文就而卒

太平
御覽

則天初革命尤好符瑞長倩

文本
兄子

懼罪頗有陳奏又上

疏請改皇嗣姓爲武氏以爲周室儲貳則天許之實封

五百戶天授二年加特進輔國大將軍其年鳳閣舍人

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列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爲

書格輔元竟不署名仍奏請切責上書者由是大忤諸

武意

舊唐書岑文本傳

梁王武三思勸率諸蕃酋長奏請大徵歛東都銅鐵造

天樞於端門之外立頌以紀上之功業

舊唐書武后紀

唐類表載李近仁賀武后新牙更生表云易有四營金

牙爲壽考之象詩具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謠還年而輔

車不虧卻老而瓠犀仍出堅而不脆聞於導養之方落

而更生得自靈飛之散乞宣示海內仍錄付史官史稱

武后年七十盛自拂拭不覺衰耗其亦理之不可曉者
麗情集

武后時明堂災姚璹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
章災盛德彌永其詔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傑王
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璹璹其侶乃與洛水進赤石
者可爲同等豈可污狄王二公之傳哉

丹鉛
餘錄

唐中宗旣流殺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權若訥上
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
前規制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

一事以上並依正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
奏手制褒美欽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
以仁宗爲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
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王
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願
無作好惡允執厥中則是非自明矣朝勝朝堂侍御史
李光駿之不聽復爲右正言崔鷗所擊宰相不復問而
遷澥吏部侍郎按若訥與澥兩人議論操持絕相似

容齋

續
筆

開元中右相李林甫爲國子司業頗振綱紀泊登廟堂見諸生好說司業時事諸生希旨相率署石建碑於國學都堂之前後因釋奠日百寮畢集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林甫戚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爲此舉意色甚厲諸生大懼得罪通夜琢滅覆之於南廊天寶末其石猶在林甫薨後楊國忠爲左相兼樞銓衡從前注擬皆約循資格至國忠創爲押例選深者盡留乃無才與不才也選人等求媚於時請立碑於尙書省門以頌聖主得賢臣之意勅京兆尹鮮于仲通撰文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五

八

元宗親改定數字鐫畢以金填改字處識者竊非之曰
天子有善宰相能事青史自當書之古來豈有人君人
臣自立碑之禮亂將作矣未數年果有馬嵬之難肅宗
登極始除去其碑

封氏聞
見記

故事吏部三銓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
胥吏於私第暗定官員集百寮於尙書省對注唱一日
令畢以誇神速其所昵京兆尹鮮于仲通中書舍人竇
華侍御史鄭昂諷選人於省門立碑以頌國忠銓綜之

能

舊唐書楊
國忠傳

聖德感應頌尙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尙書晉國公李
林甫撰蓋元宗命方士煉大還於嵩陽觀六轉而移煉
緱氏山太子廟九轉而林甫紀其瑞者也當是時女蠱
邊釁交作於中外而林甫以金石之毒發之天下之緣
督幾絕而唐事去矣而君臣方日熙熙然交與其美而
張大之良可歎也頌成之明載太真冊封又七載林甫
沒又四載帝走蜀不知大內辟穀自託元始孔昇真人
時亦得此丹力否耶

嵩陽觀記聖
德感應頌

弇州山人稿

劉太真爲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物議囂騰後坐

貢院任情責及前事乃貶信州刺史

國史補

德宗貞元五年禮部侍郎劉太真貶信州刺史太真性怯懦詭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嘗敘陳少游勳績擬之桓文大招物議因有斯貶

冊府元龜

右唐魚朝恩碑吳通元撰通微書朝恩雖以譴死然其徒如竇文場焦奉超猶居中用事故德宗朝詔爲立碑通元兄弟於陸贄謗毀詆排無所不至至爲朝恩碑則稱頌功德如此可以見其爲人矣

金石錄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

載爲之記

國史補

裴度征淮西韓愈馮宿皆在幕府後宿爲比部郎中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爲歙州刺史今觀宿此文諛佞虛誕識見淺俗詞氣卑弱決不能作佛骨疏時宰之

疑其不智甚矣

跋馮宿所爲某人碑文

汪文定集

右唐邠國公功德銘右神策軍護軍中尉楊承和撰并書邠國公者內侍梁守謙也考之唐史宦者守謙無傳惟憲宗十五年書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而韓文公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

帝左右嘗命之往撫蔡師夫守謙以一宦者而爵至上
公此可見憲宗之信任小人宜其晚節不終然則予之
錄此蓋將爲天下後世之戒而非徒取其文字也

金薤
琳琅

鴻墀

謹案銘文爲楊承和撰承和奄人安能工於文

辭殆當時文士游中官之門者爲之假手也

此宦者梁守謙造經於興唐寺而護軍中尉楊承和爲
銘之書之者也書全法歐陽蘭臺但頌宦者功德乃謂
淮蔡之功十居其七將令裴李諸公何處生活

唐邠國
公功德

銘 石墨鐫華

以鴻臚卿判度支張平叔爲戶部侍郎充職平叔以曲承恩顧上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強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疏令公卿詳議中書舍人韋處厚隨條詰難固言不可事遂不可行

舊唐書
穆宗紀

遷給事中昭愍初卽位李逢吉用事與翰林學士李紳素不叶遂誣紳以不測之罪逐於嶺外紳同職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坐紳黨左遷信汀等州刺史黜詔下赦封還詔書時人以爲與嚴相善訴其非罪皆曰于給事犯宰執之怒伸龐蔣之屈不

亦仁乎及駁奏出乃是論龐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

噤而逢吉由是獎之

舊唐書
于敖傳

鄭薰傳云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卻之不肯敘亦庶幾有
守矣文苑英華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稱全德
其仇公乎其敘甘露之事謂克殲巨孽乃建殊庸以七
松處士而秉此筆乃得佳傳於新史豈作史者未之攷
歟碑云大中五年念功錄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
元惡爲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
不競有以哉

原注宣宗召韋澳問內侍權勢何如對曰
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尙畏

之在士良之立碑其

困學紀聞

亦畏昏祿之黨歟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

是實不副言矣愚攷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韋

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

困學紀聞

史稱元畧爲京兆尹收貸錢萬七千緡爲御史劾奏詔

三司雜治元畧素事宦人崔潭峻頗左右之獄具削兼

秩而已此誌云元畧從事中都素飽內侍之德其暱於

宦者可知

李輔光碑
崔元畧撰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鴻墀

謹案文稱門吏晉州司徒參軍巨雅以元畧長

兄嘗賓於北府以元畧又從事中都俱飽內侍之德
將命錄實且無愧詞云云是碑卽巨雅所書唐時士
人而出內侍之門者蓋不少矣至元畧嘗以諸父事
內常侍宜其公然訟言不自覺其醜也

劉蕡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
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
嗣復懼而答曰嗣復昔與劉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玉泉子

蔣乂撰宰臣錄每拜一相旬月必獻一卷故得物議所

嗤

唐國史補

右劉遵禮墓誌劉瞻撰文頗流麗崔筠書亦饒有柳意然瞻以學士負宰相之望而爲宦寺作誌乃云九原與歸不亦過乎

金石文鈔

濟安侯廟記在華州蓋昭宗自華歸長安褒賞節度使韓建而及於城隍之神者也記爲諫議大夫李巨川撰拾遺柳懷素書其所載七月甲午建迎上於富平丙申至華州命建與丞相參大政固辭其年爲大京兆光化元年加太傅興德尹與史皆合特巨川所諛建辭過當後梁兵下華州以建所爲表檄書奏皆出巨川手又爲

建畫策殺十六宅諸王逐禁旅歛藩鎮資數而僇之距
碑成僅一年耳吾故記其事以戒夫文人之貳心而脂

辭者

濟安侯

弇州山人藁

梁太祖批答賀表行書字體雖純熟然乏氣韻當是筆
吏所書方時溫以唐之臣子盜竊神器故多引瑞物爲
受命之符唐王天下以土德而繼土者莫若金於是梁
以金承之而色尙白所有之郡縣至有以白烏白兔白
鸚鵡白鹿爲獻者此表獻白鹿也其奏章之臣則有若
韓建有若楊陟有若薛貽矩實在開平卽位之歲是其

區區急於符契以厭人心曾不知三代受命不約而應如黃龍輔舟銀溢山赤烏流王屋以表殊休者亦固有自時其承正統又歷年滋久且無非應天順人而作如溫者偶以黃巢餘黨藥不利之際初云歸順終乃攘奪其自視治世一顯諸侯爲不足況復區區引符命哉

御批

祥瑞 宣和書譜

梁相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班官忌與北司交通天復中翦戮閹官貽矩嘗與韓全晦等作寫真讚悉紀於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

北夢
瑣言

福建人徐寅下第獻過梁郊賦梁祖覽而器重之且曰
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府費用多且一字奉
絹一匹徐賦畧曰客有失意還鄉經於大梁遇郊垌之
耆老問今古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往昔昔時
之事跡誰見今日之功名目覩辭多不載遂留於賓館
厚禮待之徐病且甚梁祖使人謂曰任是秦皇漢武蓋
誚徐賦有直論簫史王喬長生孰見任是秦皇漢武不
死何歸憾其有此深切之句爾

洛陽耨絀
舊聞記

曝書亭集

蜀後主王衍少主決幸秦之計至劍門少主乃題云云
後侍臣繼成都尹韓昭王仁裕和又命制秦中父老望

幸賦一首進之

王氏見
聞錄

九年

乾
亨

八月白虹入其僞三清殿中頗憂畏中外震懼

會有詞臣王宏欲說巖乃以白虹爲白龍見上賦以賀

之巖大悅乃改元白龍更名龔又改名龔

五國
故事

陶穀博記美詞翰滑稽好大言佛老之書陰陽之學亦
能詳究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

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

東都事畧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五終